

大學生活雜談

五十四載憶嘉陵

●蘇錢壽（上海同濟大學教授，大陸作家）

歲月易逝，我從重慶沙坪壩中大母校畢業已經五十四年了，但魂牽夢縈，當年嘉陵江邊的學習與生活情狀，仍不時浮現腦際。而今垂老之年，趁著還有若干記憶力，姑且寫出一鱗半爪，以供當年共同學習的同伴，作為茶餘飯後的談助，同時，就我自己來講，亦借此機會表示對各位老師辛勤栽培的默然感恩之心。

詩人校長出口成章

一九四〇年，陪都重慶遭受「八·一九」大轟炸之後不久，時值初秋，國難方殷，我跨進了中大校門，從此開始了機械系三二級的學習生活。沙坪壩報到後，先赴柏溪分校讀一年級。分校在沙坪壩上游二十多里，赴校本部時順水，可以「遞漂」（招手乘木船）；回分校時通常步行。分校位於嘉陵江邊的西坡，到處芭蕉叢叢，溪邊修竹青青。中部U字形的丘坡下有個操場。柏溪的泉澗從男生宿舍旁淙淙地流過。從石板小路沿著

幽深的溪旁下行一里多，便是巨石散亂的嘉陵江岸。

柏溪校舍多為茅竹平房，牆壁用竹片編插，塗泥後刷上石灰。教室有窗無玻璃，宿舍屋頂是稻草蓋的。大飯廳居高臨下，有桌無凳，平時霉味撲鼻，常有野狗出入，吳敬恆雅暉曾穿了布鞋布袍在飯廳中演講，詩人羅家倫校長也到此作過報告。

羅校長相貌不揚，但出口成章，妙語聯珠，辭藻華美，不愧為錦心繡口的文學家；據他說，分校地址是他選定的，原無地名，是他取了「柏溪」二字。他自豪地宣稱，中大是當時「全國最高的學府，最大的大學」；又在會上朗誦了他的得意詩作《玉門出塞》：「左公柳拂玉門曉，塞上春光好……」。在羅校長那次講話之前的十餘分鐘，我們還學唱了他撰詞的中央大學校歌：「國學堂堂，多士踴躍……」（唐學詠譜曲），但想不到這首校歌後來竟失傳了。

投影幾何頭暈幾何

當時分校主任孫為靈，一年級學生共約一千人，工學院占五百人，其中我們機械系三二級的一百人全是男生。宿舍是雙層木床的大統倉，每座住二百人左右，分院而不分系。管理我們的軍事教官住在宿舍中央的小室內。

上課實行學分制，不按系科分班，可憑上課證自由選擇教師。英文課我選聽的是華林一先生，他是《大學英文選》的主編人之一，講課時神情專注，眼光不看學生，也從不點名。有一篇文章很怪，題目叫「The Red Blood and Molluscoides」，想必是他選入的，講得眉飛色舞，特別精彩。

微積分我選了蔡介福先生的課（另一班為周雪鷗先生）。蔡先生無錫口音，親切熱情，講課嚴謹細緻，板書端正簡明，批改作業點滴錯誤也不放過。普通物理我選的是王

恒守先生，他講課不按常規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其重點選擇；說話比較幽默，學習進程弛張適度。另一班的物理老師翁文波，聽說上課也很風趣，曾在課堂提一個問題：「一尺長的魚重一斤，那麼二尺長的該有多重？」好些同學一下子矇住了。

普通化學老師是倪則填，大家稱他為「Energy」；由於缺乏適當的教科書，他的課經常需要抄大量的黑板字，我們抄得很苦，因為化學名稱生字多，而倪先生的英文字體矯若游龍，狂草形的字母難以辨認。我們留心著抄卻又往往要顧到聽。倪先生則始終略帶微笑，穩穩地把握他的速度，講授給我們又多又新的課程內容。

投影幾何本有幾位老師可選，但機械系的學生規定必須聽史宜的課；這門課有些內容不易捉摸，雖然史先生反覆要求我們努力visualize，往往仍是摸不著頭腦，故我們私下把投影幾何說成是「頭暈幾何」。史先生德高望重，對學生期望甚殷，對作業的質量要求很高，作業的數量也非常重。他在課堂中經常說「Time is money」，每逢考試時帶一只鬧鐘，每次下課又會說一聲「Time's up」，確是一位非常珍惜時間的嚴師。在第二學期時，史先生還教我們的機械製圖課。

玻璃吹管攻擊臭蟲

最有意思的是選讀國文課；這門課分小班授課，老師很多，有很大的選擇餘地，於

是在試聽的第一周內，老師們分外賣力，個個在講台上使出渾身解數，以吸引我們手巾的上課證。我的國文老師是姓彭的一位四川籍助教，講課始終盡心竭力，可惜名字記不清了。

當時分校有個很好的普通化學實驗室，我們有些人除了完成各項試驗外，還私自用一根小玻璃管做成一端尖嘴的吹管，用它吹蠟燭火焰可以攻擊臭蟲，噴火長達一寸左右，能深入木床的隙縫，燒得臭蟲嗶亂響；但怕軍事教官發現，不敢聲張，故此秘密武器流傳不廣。

負責普通物理實驗室的，是笑容可掬、風度翩翩的金有異先生，他的實驗室全天候開放，任何時候都可進去看看摸摸，其中有一架精緻的長筒望遠鏡架立在窗口，可以用它讀出大操場對面體育系佈告牌上的小字。有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在鏡中看到嘉陵江對岸高坡上一片樹林，林中房屋前有個小男孩拍皮球；滔滔的江水日夜奔流，逝者悠悠，那個小男孩如今也該退休了罷？

我們戰區學生享受國家貸金，供給每人每月平價米二斗一升（每斗十五斤）。伙食由學生自辦。食堂共約一百三十桌。月底開桌長會議，抽籤產生若干人，擔任下個月的膳食委員，從中選出主席一人。學生可自由組成八人一桌，桌號固定不變。每天中午，必有四張桌上放著伙食團的通知，被指定擔任次日的採購（二人）和監廚（二人）；

如屆時不能履行義務，則該桌將被停膳三天。這種制度與校本部完全相同。一九四〇年底，師範學院的一位女生宋玉英，經抽籤及推選後擔任伙食團主席，成績卓著，受到同學們的擁護，曾被要求連任主席。

一天三搶緊張艱苦

柏溪的生活緊張而艱苦，一天之中有三搶」。早晨聽到起床號，只有十幾分鐘就要赴溪邊漱洗完畢，再立即奔赴操場，站到自己的石灰座標點上，準備做早操。遲了一些，軍事教官就會把遲到者的座標記錄在案。

第二搶是大飯廳中搶飯。那時我戴著眼鏡，走到熱氣騰騰的飯桶就只見白茫茫的一片。有一次搶飯回來，同桌的人看到我頭髮上掛了一只女生的頭髮夾子。

第三搶是夜自修時搶占圖書館閱覽室的座位。當時的電氣設施只有唯一的電燈，全部電力仰賴於一台汽車發動機。每個大教室只有一二盞高高懸掛的昏黃小燈，宿舍亦然，故圖書館成了夜間溫課的必爭之地；實際上，圖書館的燈光也是暗紅色的。當時我們工學院的功課壓力很重，課程表中每天上下午都是排得滿滿的，作業山積，總覺時間不夠用。

伙食又很差，米飯有一股霉味，色黃，糙硬，含有許多稻粒、稻芒、稗子，以及少量的砂粒、米蟲、鼠屎，常被稱為「八寶飯」。

「。早晨的粥非常稀薄，混有隔夜飯粒，常帶餿味，根本無法吃飽。

伙食團的糧食倉庫是一間破屋，老鼠成災且又肥又大，從頭至尾長約一尺，食米損耗很大，每頓飯無法保證每人需求。於是伙食團規定用餐時一律不得私帶容器，必須統一使用飯廳準備的小碗吃飯，這纔順應自然的「fair play」潮流，形成必然的「搶飯」之風，並相因成習，代代相傳。

饑不擇食打死野狗

除了米飯之外，菜餚同樣可憐，經常是一些清水煮的東西，包括「胡豆」（蠶豆）、老莧菜，萵苣葉，帶老莖的空心菜，連根帶葉的紅皮小蘿蔔、南瓜、地瓜等，終年少見青菜，豆腐難得吃一回，黃豆芽也是稀品；祇有到了月底的那一天，菜裡方能尋到幾根肉絲，故同學們個個面黃肌瘦，肺結核和腸胃病流行，每年都有不少同學因病休學，這種狀況直到我們沙坪壩離校時也沒有改觀。

還記得一九四一年暑假，有一些湖南和廣東的同學，實在耐不住伙食的淒苦，曾在食堂中共同打死一條野狗，後來兩幫同學為了爭奪狗肉，造成對峙的白熱化，幸而勢弱的一方及時退避，沒有釀成嚴重事態；究其根由，皆緣饑不擇食而起，奮搶失態，又何辜之有？言之可慨。

那時柏溪祇有兩家小店。除了坡下小石

橋畔的小吃店外，另一家是坡上東首的合作社，供應一些毛巾，豬毛牙刷，牙粉，鉛筆，蠟燭，竹紙，嘉樂紙等。竹紙薄如蝶翼，祇能寫鉛筆，作習題紙。嘉樂紙呈褐色，用於機械畫，但很脆，橡皮一擦就破。有一種劣質的土產白報紙是畫圖的奢侈品，絕大多數人用不起。

滿臉是血永久紀念

初來柏溪分校時，在合作社可以預先付清貨款、訂購「堅工牌」計算尺，它是木條和照相紙片黏合的手工製品，僅有A、B、C、D、I五條刻度，談不上精度，價格倒有二十八元，幾乎等於一個月伙食費，大多數工科學生祇好訂購下來，並把它當作寶貝一樣小心用到畢業。

一九四〇年暑假前的伙食費，聽說是每月九元，九月份開學時漲至十五元，年底又飛漲到四十五元。重慶受抗戰影響，民窮財盡，這一年的通貨膨脹異乎尋常，給我們帶來沉重的經濟壓力，這也註定了戰時大學生，受饑受寒多災多難的命運。

分校周圍無村無街，很少課外活動餘地。一些愛好文學的同學出了幾種壁報，用稿紙繕寫後貼在第一、第三等教室的門外。其中有個壁報叫《小中大》，名字很耐人尋味。一次，有個壁報刊出馬寅初在重慶大學禮堂評論國事，並抨擊財閥的演講記錄全文，一時間震撼了柏溪世外桃源中一大批熱血青

年的心弦。

其他大大小小的偶發性事故，也有過一些。有一天早晨，我匆忙趕赴早操，從第四宿舍後山坡越過大飯廳，再沿著高高的石階飛奔下來，時值大霧瀰漫，看不清途中有個小平台，一腳踏空，臉面著地，跌得滿臉是血；腰脊損傷，至今留下舊傷，成為分校生活的永久紀念。一九四一年夏天，柏溪溪流中部，那很不像樣的游泳池中，曾淹死了一位同學；時隔不久，嘉陵江邊又有個同學洗澡時被江水捲去，成為飲恨千古的傷心事。

迎新送舊橘子花生

二年級到沙坪壩校本部，松林坡下的四座新宿舍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完工，內部為車廂式的無門小房間。我們搬進去時，三合土的地坪尚未乾透。校本部約有兩千學生，校區與重慶大學連成一片。校門為磚結構，沒有門柵，僅為象徵性建築物，然造形巍峨，很有氣勢。

我們搬來時，便已發生兩件大事：校長羅家倫辭職，由顧孟餘接任；機械系主任張可治辭職，由陳大燮接任。當時教務長為董冠賢，訓導長為胡煥庸（後為周鴻經），工學院院長為楊家瑜。所有校舍建築都和柏溪的一樣簡陋。

校本部的活動範圍比分校時大得多。沙坪壩正街有二十多家商店。不遠處的小龍坎，街面較小一些。如果生了病，可在小龍坎

坐「滑杆」，沿著十里山路登上歌樂山，山頂便是中央醫院，周圍林木秀美，風景如畫。松林坡倚倚嘉陵江，從坡上北望，矗立江心的「石門」奇景赫然在目；舟楫往來，煙波浩渺，遠帆近礁，盡收眼底。

向松林坡上游步行十里便到磁器口，每逢同鄉或中學校友舉行迎新送舊的「橘花會」，總要去那裡採辦橘子花生。松林坡下是中渡口，石級的路旁有幾家茶館和小店。當時通往市區的公路還沒有公共汽車，中渡口的輪船碼頭是通往重慶的交通要樞。渡口對江的磐溪有個天然泉水的游泳池，但夏天的中渡口江邊總有同學去游泳或洗澡，惜乎流水無情，幾乎每年有人慘遭滅頂。

親密鄰居重慶大學

除了松林坡上較平坦的環形路之外，最重要的走動之處無疑是親密鄰居重慶大學。她的校舍雄偉，還有一個標準田徑場，愛好足球的我校學生常去縱橫馳騁。重大理學院的禮堂美輪美奐；在我校校外又建有一個較小的會堂；這些會場演出話劇或電影時，中大學生往往反客為主，習以為常。

沿著嘉陵江岸，重大還有一條筆直的石板大道，內側是一排大樹，外側是陡削的懸崖，築起了防護石欄，臨江有遮不斷的青山隱隱與綠水迢迢，看不盡的春江秋月與朝樹暮雲，聽不厭的鶯歌燕語與蟲吟蟬唱，統統無私地奉獻給中大學生。

離沙坪壩不遠，又有一所校園美麗而建築宏偉的南開中學，那時候，所有學校都是「不設防地區」，祇要人們高興，無論是誰都可進去「瀟灑走一回」。

文娛體育活動多姿多彩。一九四三年春，在重大的操場上開了一次「重慶五大學學生田徑運動會」，我們機械系同學奪得男生一百米和四百米兩項冠軍，百米成績是十一秒六，恰巧等於女子世界紀錄，據說那時劉長春的成績也只有十一秒三左右。有一回，學生會發動全校學生寢室開展清潔衛生競賽，我的寢室八位同學積極響應，奪得了全校「並立第二名」。

千里來會融洽和睦

那時舞台上還沒有麥克風，演出話劇《野玫瑰》時，台前人頭鑽動，擁擠不堪。每逢體育系學生表演單槓「大迴環」，大家都認為是驚人絕技，常常作為最後的「壓軸戲」上台演出，其滿堂彩聲，直可響遏行雲。

此外，演講會，歌唱會，電影，音樂會，籃球比賽，迎新會，畢業歡送會等活動也頻頻舉行。有一次，教育部的中央交響樂團來校，露天搭台演出，指揮林聲翕，曲目是蘇佩的《輕騎兵序曲》和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驚魂奪魄，為我聞所未聞，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平時，松林坡異常安靜，絕無車輛蹤影，更無噪音，只有江上偶然飄來幾許輕柔的

汽笛聲。不過上午的大廚房總是廚刀聲。飯廳旁斜坡上一所房屋中，有一架英文打字機沒完沒了地工作，鍵盤打擊聲急如驟雨，它似乎在向疲憊的人們發出激勵的信號。

夏天，第十宿舍的遠處角落，傍晚有一只二胡向著窗外送出美妙的琴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一大片地方都能聽到。到了聖誕節，宿舍周圍夜半時分，又會飄起安詳的《Holy Night》歌聲。在松林坡環境中，門戶箱篋，不關不鎖，從未聽說失竊事件；同學們都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相處得融洽和睦；有少數人穿西裝，也有少數人赤腳穿草鞋，各行其是，並不妨礙彼此心理上的平衡。然而，日寇不除，淨土難安；日本轟炸機曾來過肆虐，炸壞了一座教室，對江的磐溪游泳池邊炸死了我校的一位同學，血淚深仇，不敢或忘。

我們的生活中，每天仍有「三搶」，但早晨的第一搶不是趕赴早操，而是改為搶洗臉水。

那時每座大宿舍早晨只供應一大桶溫水，稍遲一些就被搶光。洗臉水含有不少泥污，我們發明一種「空杯取污法」：把臉盆水攪拌旋轉，使泥污沉聚中心，然後用手掌掩住茶杯口橫側著迅速沉入水底，立即在手掌下邊張開小縫，利用一瞬間的真空負壓，泥污就被穩穩吸入杯中。

既使如此，一條雪白的新毛巾，用不到一星期就變成棕色。

浮生若夢情法難全

由於戰時物價飛漲，伙食窳劣，氣候多霧潮濕，蚊蠅成群，生病的人很多，患重病的也不少，老師亦難倖免。一九四三年，體育系一位教授姓朱（名字已忘）因重病無錢治療，向教育部申請特別借款，聽說批覆中有：

「情法難以兩全……」等語，從而遭到拒絕。

朱先生隨後不治而死。那年春天學校裡剛剛新建成一座土牆磚柱結構的大禮堂；就在這座禮堂中，學校當局為朱先生開了追悼會，四壁掛了許許多多輓聯；校長顧孟餘的一副掛在正中，隱含譏諷，特別引人注目：

浮生若夢幻，墮淚碑文哀化鶴。

情法難兩全，折腰心事問杜鵑。

此後不久，顧校長堅持辭職，全校學生步行赴歌樂山顧宅含淚挽留未果，嗣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接任校長（校務由教育長朱經農主持）。

蔣校長第一次蒞校時，進入校門後看到一些同學打籃球，便停步向一位副官耳語，那位副官回過頭來向籃球場大聲喊道：

「你們校長來了，為什麼還不立正？」

接著，他在大禮堂中講話，我們都站在黃泥地面肅立聽訓。他勉勵我們讀好書以擔負抗戰建國的重任，又嚴厲批評我學校的廁所太髒，曾談到他在日本士官學校求學時如何

把廁所打掃得一塵不染。那天傍晚臨行之際，蔣校長突然走進學生食堂用膳，竟把「八寶飯」連吃兩碗；陪同他就餐的學校領導人，祇勉強吃了一碗。

虞兆中師才華不凡

工學院學生的課程負擔很不輕，特別是二年級。我班的工程材料和金屬學兩門課都由學識宏富的陸志鴻講授。他從來不帶講稿，胸中自有十萬甲兵，腦子裡還有龐大得驚人的數據庫；上課時穿件舊布長衫，布褲布鞋，神情嚴峻，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我們記筆記時幾乎氣都透不過來，因為這兩門課都沒有教材，講的內容是他自己根據國內需要而精心組織，國外參考書不能解決問題，而陸先生的考試又是出名的困難和嚴厲，因此，上他的課如臨大敵，不但要搶占前排位置，聽課時更要眼快耳快。

金屬學課程設有金相試驗室，建在地下防空洞中，其中一台臥式金相顯微投影儀是全國獨一無二的尖端設備，做試驗時陸先生必定每次親臨指導。

應用力學和材料力學兩門課由土木系的虞兆中先生講授。他以助教身分第一次登上講台為我班開課，便顯示了不凡的才華和風格，說話帶宜興口音，要言不煩，節奏明快而鞭辟入裡，進程和作業都掌握得恰到好處。他在一九四二年元旦結婚，一天假也沒有請，來到教室時，我們向他討喜糖，虞先生

微笑著婉言拒絕，兩分鐘後立即斂容轉入講課，教室鴉雀無聲，足見他的自信與能力。聽說虞先生在教了我們兩學期的力學之後，隨即被提昇為講師。

機動學課程由飽學的專家曹繼賢擔任，他樸實無華，誠懇耐心，作業都是親自批改；講「Bar linkage」時變幻莫測，有聲有色，我們常稱他為「曹 Four Bar」；後來他還擔任我們四年級的「Loop」專業課。有一次我到曹先生家去，看到的真是家徒四壁，進門就是一張四方飯桌，桌上大半地位堆起書籍和一台英文打字機，桌邊放著一隻煤爐。當時教授們的清苦生活，大抵和曹先生類似。

陳國康教授嚴師風範

微分方程由數學系一位胖胖的、西裝整潔的教授擔任，姓名已記不起來；他上課最為溫善可親，可是考試題目卻異常狡黠刁鑽。水力學由經驗豐富的姜國寶擔任，他從容不迫，揮灑自如，習題作業不多而富於思考性，曾帶我們到江警溪的中央工業試驗所去做過幾次水力學試驗。

誠懇而謹慎的潘新陸教我們金工實習，後來還為我們開講專業課高等工具機。直流電工和交流電工兩門課程由電機系的陳國康擔任，他的廣東國語講不好，常常使用英語。教材採用 Duggan 的電工學上下冊，卷帙浩繁，講課進度很快，最多一次兩節課達四十二頁。

他和所有老師一樣，考試時決不暗示範圍，而且連自學的內容也要考，題目又難又多，拼命做還是來不及，而他決不搶卷子，祇帶隻鬧鐘，鬧鈴一停，便立即挾了東西掉頭就走。

我們對他的考試既怕又恨，後來再也按捺不住，有一次上課時，大家串通了紛紛向陳先生提意見，他作了一番解釋之後，見我們仍然哄鬧不滿，忍不住激動而面露怒氣，想說些什麼，卻無法用中國話表達，於是突然轉身在黑板上寫了個特別大的大字「Insobordination」，後面再加一個驚嘆號。我們不懂這個字，以為必定用意惡毒，一下子怔住了，祇得靜下來聽課。

事後查了字典，方知他不過是怪我們不聽良言，卻毫無冒辱我們的意思，足見陳先生威儀凜然，不畏壓力，敢於堅持嚴格要求而又言不逾矩，顯示了堂堂的嚴師風骨。

皎光教授不帶講稿

擔任機械設計課程的是學術權威李西山，他的課珠傾玉瀉，無論在原理分析，內容編排，講授方法，實踐訓練等各方面都細緻妥貼，有口皆碑。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恰逢國家頒布試行公制的全國統一度量衡制度，李先生聞風而動，立即在我班的授課中推行起來，開創了我校風氣之先；他把教材中英制的經驗公式和應用圖表一一加以改造改編，全部例題習題也都一律重寫或更換，為此傾

注了巨大的心力，厥功甚偉。

我班的熟工學老師有三位，即范從振，鍾皎光和系主任陳大燮諸先生。我先後聽了范先生和鍾先生的課。范先生口才較遜，講課很仔細，對英國的 Heat engine 非常熟悉，是兼職來校任課的，執教時間不長，曾講起當時重慶電力公司的全額發電能力祇有四千五百千瓦（各大工廠和大學等都能自己發電）。

鍾先生是 MIT 碩士出身，滿面春風，講課非常認真。當時教材是美國的三民熟工學，共很厚的兩巨冊；鍾先生分別輕重緩急，悉心組織講授內容，點面兼顧，頗具巧智。他博聞強記，記憶力驚人，從來不帶講稿，侃侃闡述，條理井然，英文水平又高，故同學們很歡迎。

在四年級時，我還選聽了李登科的內燃機原理；李先生是一位學者，精通內燃機燃燒理論，從他講課內容之精以及引徵材料之豐，可以看出他治學態度之不凡；他為十分和藹可親，深受我們尊敬。到了一九四三年底，美國的 Eason 教授來華講學，在我校開出工業管理講座，工學院各系均有同學參加（以機械系我班為主），使我們得到了一次純粹英語教學的鍛鍊機會。

上面信手寫了一段流水賬，這些堆砌筆墨，與其說是我對老師們的頌揚，毋寧說是對他們的深深懷念。我已年逾古稀，回顧以往國破家亡流離失所之時，端賴母校養育

我，致有今日；各位老師辛勤栽培之恩，決不是上面寫的三言兩語所能盡述。

在這裡，我還應補充一件事：我們三二級機械系全班同學曾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做了一件蠢事，鬧然而起，逼得系主任陳大燮先生掛冠而去。陳先生的失誤大致是在熟工學講課中未能竭盡全力，對本系機械車間的生產經營關注過多，而對學生的生產實習重視不足，以及他個人過分地傾向於他的圍棋愛好。實則陳先生無論從他淵博的學識，還是從他優越的領導能力來說，都是傑出的人才，我們卻沒有留給他改正缺點的餘地，斷然採取了不可挽回的行動，委實太過分、太魯莽了。

當然，在當時教育制度下，師生之間缺乏正常的意見疏通渠道，也是造成那次事件的根由。

投筆從戎迎接勝利

歲月如流，到了一九四四年二月，正當我們一心準備迎接畢業之時，卻由於抗日戰爭進入大反攻時期，美軍大量來華，政府突然對全校畢業班學生下達徵調令，要求全體男生放棄畢業論文，一律調任美軍英語翻譯官。規定服役期兩年，作為履行國民義務兵役看待，任何人不得違抗，否則立即開除學籍。當時學校特地製作了一枚圓形的小小銀質紀念章，贈送給每位應徵的同學，正面刻著一把劍和一本書，背面有「應徵服役紀念

「字樣。

我們經過短期訓練之後，便陸續分道揚鑣，奔赴各自崗位；我亦在三月份離開了母校，後來赴雲南省西部邊境的中國遠征軍前線，隨著一個步兵團在荒無人煙的蠻荒之地，參加過多次激烈的血戰。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我在復員後回到重慶母校，最後取得畢業文憑。

我在一九四〇年入學時，方滿十七歲零一個月，在嘉陵江畔總共度過了三年零六個月；迄離校時為止，祇能算是羽毛半豐。嗣後歷經各種各樣的鉅大動盪，隨波逐流，萍飄不已，最後身不由己，居然落根在教師的工作崗位之上。在我的粉筆生涯遇到困難時，常常念及在校時各位良師嚴肅治學的態度，和既為經師又為人師的風範，從中獲得巨大的鼓舞，使我兢兢業業，唯謹唯慎，尚能為祖國教育事業貢獻自己微不足道的一分子量。

回憶過去的生活，不勝感懷，草成七律一首：

每憶嘉陵苦又甜，
柏松舊事恍惚間。
堂堂國學春風暖，
夜夜寒窗歲月艱。
四載絃歌銜國恨，
三更旅夢繞鄉關。
師恩宿誼兩難忘，
慰我桑榆晚晴天。

園中小草幸沐春光

過去嘉陵江頭的生活情態，尚寫有打油詩一束，亦錄之如後，以博學長們一粲：

其一 宿舍為茅屋結構
毛竹架起柱和樑，竹片塗泥做成牆；
萬條窗子牆外掛，撐根棍棒好透光。

其二 柏溪早操有教官監督
霧裡踢腿伸臂膀，隊伍中間教官忙，
時停時走反背手，不冷不熱眼半張。

其三 平價米飯
八寶零飯粒粒黃，有口皆稱也平常；
稻糠雜質無所謂，肚裡有個八寶箱。

其四 食堂搶飯
第一二碗是小搶，三碗四碗變成狼；
等到飯桶快見底，餓虎離山撲羔羊。

其五 食堂小菜
四碗老菜根鬚長，來到口中依然香；
不到月底不見肉，過了月底又悲傷。

其六 柏溪簡陋游泳池
雨後黃水灌滿塘，無雨時節淺水髒。
腳下巖稜利如劍，更有苔滑不勝防。

其七 柏溪從男生宿舍旁路過
一泓清泉幫我忙，洗臉洗腳洗衣裳；
幽溪夏晚男兒國，洗澡不須怕曝光。

其八 沙坪壩校門
中大之門堂而皇，不像亭子像牌坊；
畫棟拱簷飛四角，一座空門迎四方。

其九 松林坡

巍巍高坡坐中央，青青松林遍山崗；
堂堂學府中心地，昂昂龍頭枕蜀江。

其十 松林坡下大禮堂
抗日聲中建禮堂，壘土為牆木做樑；
乾泥地面染雀糞，青瓦粉壁也端莊。

其十一 中渡口茶館
溫課若要找地方，小小茶館最相當；
一杯沱茶半天喝，可坐可躺水不涼。

其十二 校本部寢室煮開水
做個電極煮水噐，熔絲爆斷惹禍殃；
紛紛鄰室喧聲急，縮下頭頭莫聲張。

其十三 校本部大飯廳演戲
飯廳搭台喜洋洋，兩盞汽燈放明光；
天藍布幔掛幾片，今夜好戲要登場。

其十四 校本部籃球表演賽
籃板有圈沒有網，泥地潑水粘成漿；
汗馬國手王正林，滾倒爬起改姓黃。

其十五 松林坡圖書館搶座位
忽聽搖鈴一聲響，瘋狂人潮壓門框；
疾足先登光明座，敗兵歸去伴眠床。

其十六 從松林坡遙望嘉陵江
坡頭北望嘉陵江，石門舟帆水茫茫。
江岸裡面有良友，白雲外面是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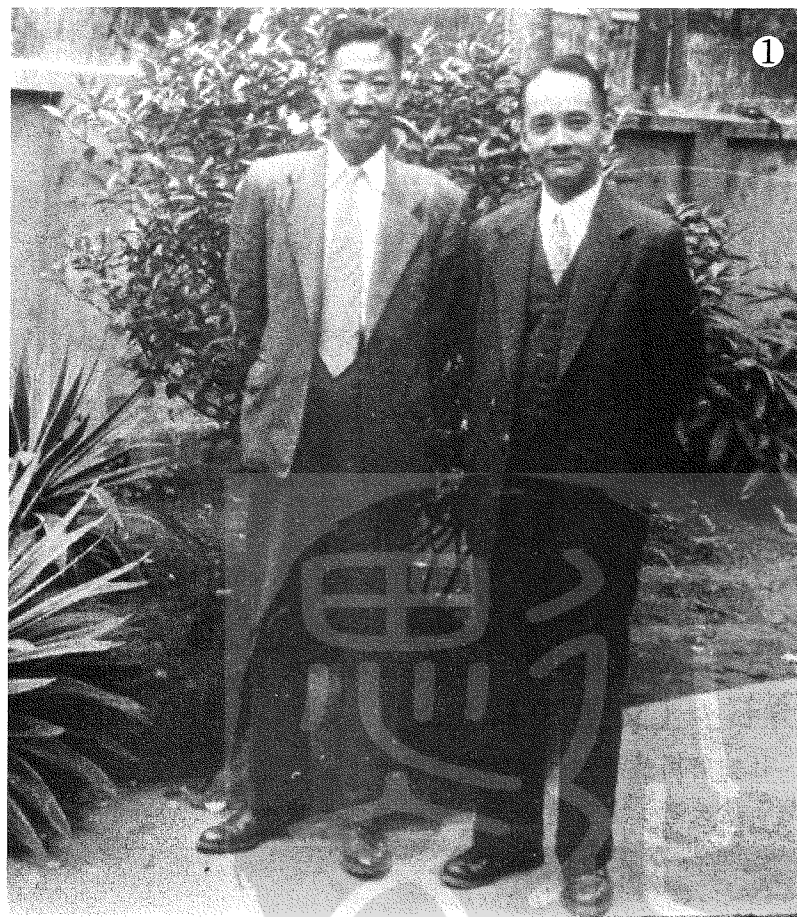
其十七 我愛松林坡
我愛松林不梳妝，我愛坡荒無花香；
我愛你這窮模樣，我愛你這苦命娘。

其十八 松林坡環路看校園
校園迴路無限長，草木青青映碧江；
忝為園中小小草，天憐有幸沐春光。



蘇錢壽「大學生活雜誌」插圖(文見六十頁)

- ①才華不凡的虞兆中教授(右)與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左)合影。
- ②虞兆中教授(右)與夫人合影。



① 鍾皎光教授（右）早年與周廣周（左）合影。



② 鍾皎光教授（二排左二）偕夫人（二排右三）與家人合影。